

精明增长视野下的传统村落发展路径

李 宁, 周 勇

[摘要]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及新农村建设的加速给传统村落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但也产生了历史文化遗产消失、过度开发型盲目建设和传统建筑改造失当等修建性破坏现象。文章通过分析当前传统村落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精准规模—弹性发展—活态保护—再生延续”的“精明增长式”传统村落发展路径,并以富川瑶族自治县葛坡镇深坡村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其他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传统村落;精明增长;活态保护;深坡村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5)S1-0162-05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识码] A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The Smart Growth View/Li Ning, Zhou Y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re bring a new situ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but also bring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losing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ver exploitation, and broken method on the traditional building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proposes a smart growth path with a precise scale, elasticity development, living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n, the paper takes Shenpo village, Gepo town, Fuchuan Yao Autonomous county as an example, hope to offer some reference to other towns.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Smart growth, Living protection, Shenpo village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及新农村建设的加速,传统村落得到了一定发展,但也因为对历史保护及传承性的考虑不足,导致了历史文化遗产消失、过度开发型盲目建设和传统建筑改造失当等修建性破坏现象。虽然国家的宏观政策给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实际发展的偏向及由此形成的误区凸显了传统村落发展规划理论的缺失。在此背景下,国家开始意识到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应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于2012年开始对我国的传统村落进行摸底调查,发布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2013年印发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进行指导。

本文基于国家对传统村落的建设及规范要求,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葛坡镇深坡村为例,探索精明增长视野下传统村落历史保护与发展规划的编制思路与方法,以期实现传统村落地区保护与发展的共融,为我国类似地区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方法借鉴。

1 当前传统村落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内大多数传统村落基本按照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发展模式进行建设:建设用地趋向于集中成片发展,零散分布的自然村逐渐向交通相对便利、配套相对完善的行政村聚集;公共中心及活动开敞空间配建于村中心附近;原有传统居住片区因为人居环境难以改善,或衰败废弃成空心村,或被推倒重建形成新村;村民产业大部分停留在传统的第一产业,旅游业虽然在市场推动下有了一定发展,但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用地的紧凑集约布置与农民的生产生活,但从更深层次看,其在新农村建设及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可能割裂传统村落的历史文脉。

1.1 村落发展动力薄弱,历史文化遗产难以为继

一方面,劳动力的流失直接导致村落缺乏自身循环发展的基本生产动力。我国的传统村落大多处于交通不便且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随着工业化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这些地区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空

[作者简介] 李 宁,高级工程师,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城市空间设计院旅游规划所总规划师。
周 勇,国立台湾大学硕士研究生。

心村”“老龄村”现象尤为严重。另一方面，传统村落的历史建筑因年代久远、改造难度大及交通不便等各种因素而逐渐被当地村民遗弃，或搬迁到交通便利的地方新建住宅，或就地拆旧建新，原有村庄发展区域越来越衰退，传统村落的本真及历史文化印记失去人为传承的动力，变成一种难以为继的“乡愁”。

1.2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原有村落肌理逐渐消失

传统村落的地理空间格局是历经上百年发展而形成的，是前人古老智慧和地理学科学实践的成果。然而，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及城镇化的发展，传统村落星罗棋布的格局慢慢被政府决策者、规划师遗弃，在新农村建设推进中用地化零为整、集中布置及统筹配套等标准村庄规划的模板被广泛推广到传统村落的发展中。

标准村庄规划提出在交通便利区域集中新建现代化村民住宅，并且集中配置公共基础设施，拆除陈旧历史建筑。这类集约紧凑的村庄规划虽然有利于景观与生产布局，有利于获得政府的财力扶持，但其发展模式与人们的心理诉求、发展愿景和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传承等因素的交集少之又少，直接导致传统村落的肌理及原有的历史文化特色逐渐消失在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中。

1.3 产业更新无序，经济动力反哺保护难以实现

传统村落中的村民大多经济实力薄弱，无力承担高昂的古建筑维修费用，经济发展仍然是其根本。现实状况中，大多数村落产业低端，劳动力占用大而经济效益低，无法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无法有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此外，外出务工村民宁愿把钱花在交通便利、现代化功能更强的新楼房建设上，也不愿意花巨资修缮旧房。村落经济动力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作用微乎其微。

少数村落借助良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但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导致传统建筑和生态资源遭到破坏，老街的历史真实性被商业气息掩盖，垃圾数量剧增，村庄环卫设施落后，产业更新对传统村落带来的“旅游性开发破坏”现象频发。

2 基于精明增长的传统村落发展理念构建

2.1 精明增长理论概述

众所周知，精明增长理论是美国规划界为应对大规模郊区化发展及城市用地不断扩张带来的交通阻塞、环境污染、侵占农田和传统社区文化丧失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规划理论，是对大都会区或城市病严重地区的城市规划方法的修正。

从对精明增长理论的兴起与演化系统的分析可知，其直接的目标就是控制城镇蔓延，但更深层次的目标是保护基本农田与耕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

引用精明增长理论对传统村落的发展进行研究，是借助其方法与理念，修正传统村落发展规划中保护不足与发展无序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命题。

2.2 精明增长视野下的传统村落发展路径框架构建

针对传统村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精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本文提出“精准规模—弹性发展—活态保护—再生延续”的“精明增长式”发展路径，即强调传统村落的有序传承与发展，在精准预测村庄人口增长，确定村庄发展规模的前提下，结合村民意愿合理规划出村庄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合理发展支撑村落社会发展的经济产业，以此实现村庄精明增长的同时，能够为传承与保护历史文化长期输送“血液”。

2.3 精明增长视野下的传统村落发展内涵解析

2.3.1 精准的人口规模确定

确定村庄的人口发展趋势，在人口规模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建设用地规模，对于合理控制村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作用。村庄人口规模的增长，不完全是常住居民的增长，还有其他外来人口的增长。例如，需发展旅游的传统村落，既要考虑村庄本身的人口，又要根据其旅游条件，计算旅游人口及为旅游发展服务的人口，这样才能够以精准的人口规模预测来确定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的配备。

2.3.2 用地规模的弹性发展

传统村落的用地拓展应在尊重村民意愿及村落原有肌理的基础上，合理规划村庄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根据各种因子（如村民意愿、历史要素、土地利用发展方向、旅游发展条件和村民生产半径等）综合评判村庄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区域，弹性划定村庄的增长边界，鼓励土地混合使用，控制村庄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提高村庄土地开发的集约度；要加强对“空心村”中废弃房屋及社区建筑等的再利用，结合地域风格和自然文化特色，将其改造成具有场所感和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赋予其旅游开发、文化展示等功能，既能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又能合理地利用原有用地的价值。

可见，传统村落用地的发展应该是灵活多样的，应依据每个村落自身的条件，弹性规划，新的发展用地边界尽量如原有村落弹性生长，避免生硬地建设大面积新村。

2.3.3 活态保护下的文化复兴

传统村落的保护核心是历史传统要素保护，保护的主体是要素的使用者及创造者（村民）。而只有留下村民，减少村庄空壳化才能真正留住村落的生命力。一方面，应加强村民对于历史建筑价值的认识；另一方面，应引导及扶持村民与企业合作，利用村落资源发展

大地农业、文创产业等，引导村民修缮传统建筑，同时通过一些示范性样板的推广，帮助村民就业，引导其将开发旅游所获得的收益用于历史建筑的维修与保护，从而反哺古村落保护。此外，政府层面应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便利，大力推广村落文化复兴，以公众支持为推手，通过网络平台，传播传统村落的文化，使得更多的人流及资金流关注村落的发展，在国家拨款、政府扶持、社会各界支持及村民自身觉悟的四方合力下推动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实现村落文化的复兴。

2.3.4 再生延续的产业引导

传统村落往往也是资源较为优越的区域，村民因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需求，对于完善基础设施、开发旅游的意愿较为强烈。在缺乏政府的规范引导下，不少村民为了经济利益进行自主盲目开发，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历史环境的破坏。

因此，针对具有旅游开发条件的传统村落，可适当发展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如旅游业、商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改变农村单一的经济结构，建设多样化的旅游服务设施，为村民与游客提供服务。同时，应注意旅游开发与古建筑保护之间的矛盾，如旅游人口增长带来村庄无序扩张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村民、开发商及政府之间的利益平衡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规划阶段就应通过对村民意愿、历史要素、土地利用发展方向、旅游发展条件和村民生产半径等因子的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加以解决，并坚持以保护为基础原则开发旅游，发展可再生的传统村落旅游体验经济。

针对交通不便、旅游资源条件一般但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村落，应合理引导村民发展多样化的第一产业，提升村民自身经济实力，同时加大地方发展第一产业的资金扶持力度，促进传统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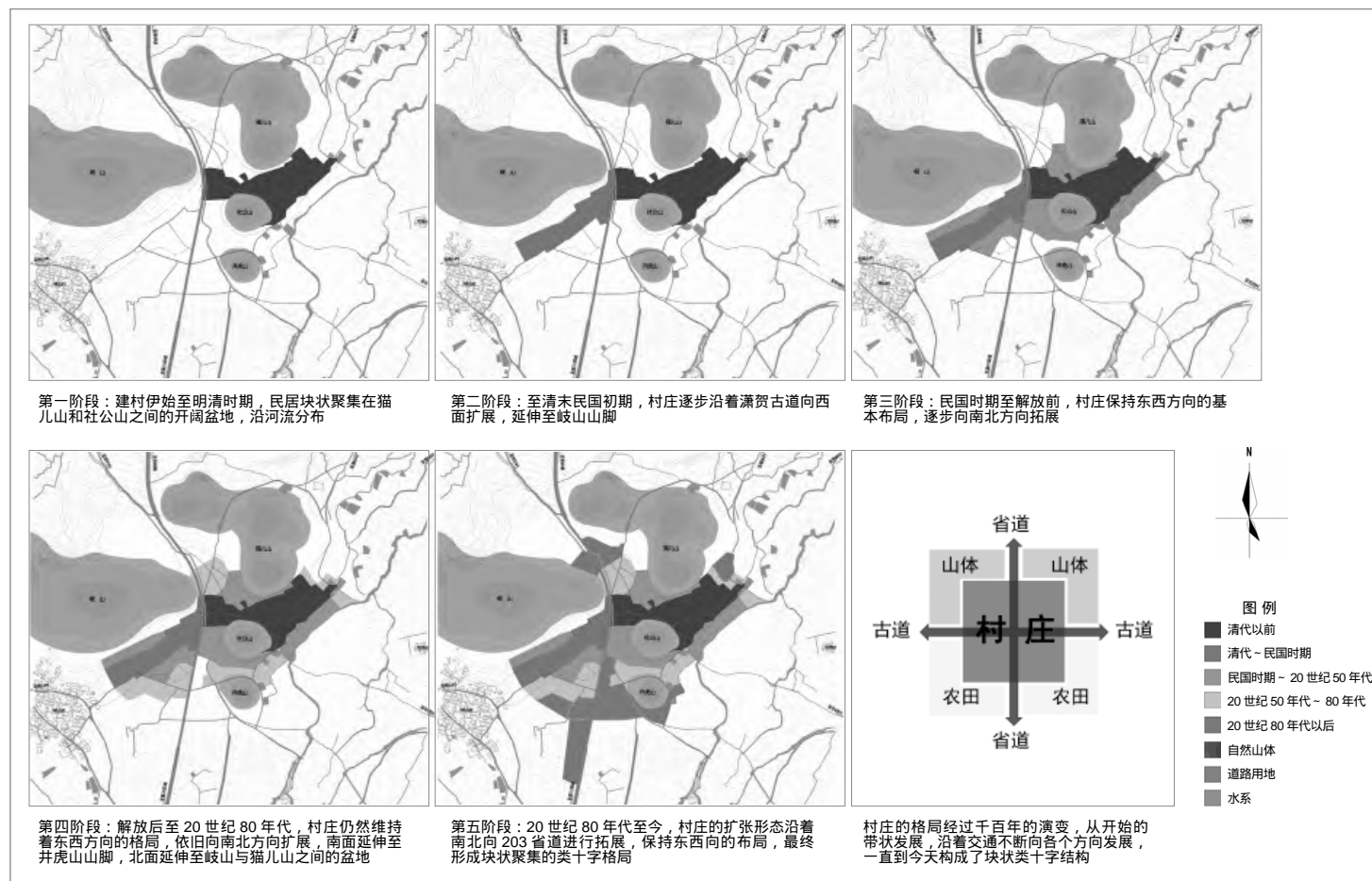
形成良性保护与循环发展模式。

3 精明增长视野下的深坡村保护与发展规划实践

3.1 村庄现状

深坡村位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葛坡镇南部，村域总面积约为 4.49 km²，现状总人口为 1 485 人。深坡村始建于宋朝，村名“葛陂”，系始祖蒋士弘任桂林府通判时回湘路过此地定居之地，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

经过多年的发展，深坡村保存了丰富的建筑群，现存文物保护单位 7 处，总建筑面积为 3 200 m²，不可移动文物数量 22 处。其中，拥有 3 座清朝时期的宗祠，历代建立的书房 10 多座，清朝时期的民居 283 栋，古街 10 余条，著名的潇贺古道穿村而过。此外，还有其他多处历史遗迹，如古道、古井、门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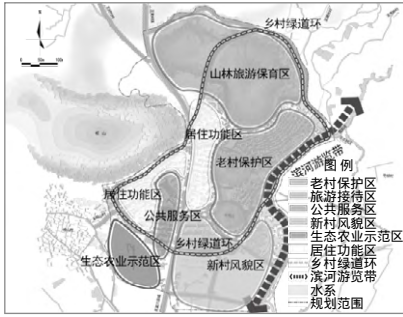


图2 规划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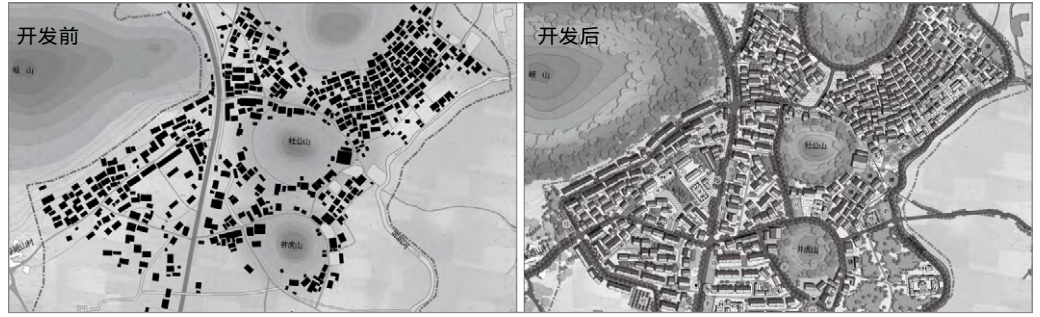


图3 存量填充式再开发前后对比图



图4 规划街巷及用地开发延续示意图



图5 开敞空间营造示意图



图6 村域产业发展引导图

古木、古戏台、摩崖石刻、古商铺、古代防御炮楼、古庙、古桥和古石墙等，是广西不可多见的历史文化保存较完好的传统村落。

3.2 村庄保护与发展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村庄部分传统民居建筑处于“老龄化、空巢化”的“自然性颓废”状态，其中有一栋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基本坍塌损毁；农村经济产业单一，村民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缺少建筑维修资金；村庄整体被穿村而过的省道分隔，布局较为分散；存在新旧建筑风貌不协调、基础设施落后等传统村落较为常见的问题。基于这一现状，村民一方面具有保护历史传统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迫切想通过发展来改变自身的生活条件。

3.3 规划内容

深坡村是在传统通道经济下因潇贺古道的兴起而繁荣的，属于典型的商贸节点型村落，公路兴起后古道没落，村落开始无序蔓延，逐渐形成新村、老村

散落式并存的局面。因此，规划提出以精明发展的模式推动新一轮的村庄发展，对老村进行适度控制，对新村建设进行合理引导，实现保护与发展并举。

3.3.1 人口规模综合预测

考虑到村庄具有发展旅游的条件，村庄人口规模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按照村庄自然增长率计算出规划期末的人口规模为 1 773 人；另一方面充分考虑旅游人口，结合旅游发展目标接待年游客量达 10 万人次，全年以适游天数 270 天计算，日均接待游客量约为 370 人，取过夜游客比例为 35%，过夜游客数取 130 人/天，该部分人口应计入常住人口中。以上两项综合计算，预测出村庄人口规模为 1 900 人，而另外非过夜的 65% 的人口也应作为临时人口来考虑用地及基础设施的配备。

3.3.2 弹性划定村庄用地增长边界

深坡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由开始的带状发展形成现今的块状聚集类十字格局(图1)。在新一轮发展中，深坡村应首先考虑控制村庄建设的无序蔓延及

进行耕地保护，在划定老村保护核心范围的基础上，分散引导新村建设和旅游开发。因此，规划提出南面拓展、西面整治、东面开发的思路，沿南面省道建设村民住宅及旅游服务；沿东面河流域建设古村风貌，开发乡村休闲旅游；西面以整治村容村貌、引导农业产业成片成团发展为主，为远期的农业规模化生产奠定良好基础，最终形成“一环、一带、五片区”的规划结构。其中，“五片区”即以古宅保护为核心范围的老村保护区；公路两侧的原有村民居住功能区；以未来新村建设及旅游开发为主的新村风貌区；以原有村委、福利院和小学为主，结合少量村民住宅发展的公共服务区；西北面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山林旅游保育区(图2)。

3.3.3 存量土地填充式再开发

规划首先强调集约利用旧村用地进行二次填充式开发。在满足设计规范的前提下，可利用旧村内部的闲置地建设旅游服务设施、小游园等，也可以对破损严重的历史建筑进行改造，最大化地

利用各种有价值的资源,通过二次开发更新历史建筑,进一步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老村建设以原街巷为核心,进行古韵老村的修复性建设;通过整合利用古村原有的用地,在沿河区域进行一些旅游开发,如建设开敞空间、休闲场所和民宿等,形成村落中最具有价值的区域(图3)。

3.3.4 增量土地延续性控制开发

深坡村的原有巷道以三镶街为依托,大体上呈南北走向,传统民居、宗祠建筑随街就巷呈小街坊式布局,以街坊小巷为底,道路呈现出较为明确的主、次街巷分级特征,整体形成自然的“一纵、一横、十一巷道”的鱼骨状空间形态。

规划秉承保护村庄文脉与肌理的原则,进行增量用地的开发,依托原有历史村落肌理格局进行延续式开发,将原有传统街巷鱼骨状空间骨架运用到新的开发用地中(图4)。可见,延续性控制增量用地的开发手法能够将旧村古风和新村新风融合在一起,新村的建设宛如是在旧村的基底上自然生长出来的,通过规划控制实现肌理延续、文脉传承和古今交融。

3.3.5 营造文化复兴的开敞空间

公共开敞空间的建设不仅以改善村民的人居生活环境为目的,更注重文化的复兴及为村庄提供活态的传承文化的空间场所,创造动静程度不同、类型不同的多样化的活动空间。因此,村内的动态空间以篮球场、幼儿园、村委和游客服务中心为主,静态空间以山林、绿地为主,文化活动空间以广场、古街及新建文化街为核心载体,实现文化镶嵌,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各种不同的开敞空间设计能满足不同人群开展活动的需求,既能突出人性化的目的,又能创造文化传承的氛围(图5)。

3.3.6 提供多元化产业发展引导

发展多种业态的产业有利于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营造整体格局一致但更丰富多样的村容环境。由于传统农

业经济价值较低,规划在引导深坡村村庄产业发展时,应充分挖掘农业自然、生态和环境的外延功能,把农业生产与教育、农业文化与农事参与和旅游度假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一(产)三(产)互动”,共同发展。

村落产业布局以原有用地性质为主,引导部分村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部分村民脱离农业生产进而从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主要在村域范围外农田、林地发展本地特色的烤烟种植、花卉蔬果种植及生态农业示范等,同时局部可以结合农业生产环境与旅游产业一起发展;村庄原古村落建设范围内适度发展旅游,在保护的前提下建设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旅游发展型空间场所,配套少量商业服务设施,适当开发旅游服务及农产品加工业,提高村民收入,吸引人气,塑造村落文化品牌(图6)。

4 结语

现今,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精髓也许会逐渐消失在城镇化浪潮中,如何精明地发展传统村落,延续其蔓延式发展的传统格局,使其既能够满足村民对于生产生活改善的需求,又能为村落的历史文化保护长期输送血液,推动传统村落的合理发展,依然需要进行进一步探索。冯骥才老先生说过,“传统村落要避免类似城市的规划性破坏;要考虑村落的历史形象、文化形态和独特性,融入农村的建设中去。当然,还要建设新的乡村文化生活,包括构筑现代的文化设施、开发旅游等,要统一考虑,相互协调、不要对立,更不能除旧更新”,这应该就是“精明增长式”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内涵。■

[参考文献]

[1] 王国爱,李同升.“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进展与评述[J].规划师,2009(4):67-71.

- [2] 袁锦富.中美城市发展比较与中国城市精明增长策略[J].江苏城市规划,2005(4):42-45.
- [3] 葛丹东,华晨.适应农村发展诉求的村庄规划新体系与模式建构[J].城市规划学刊,2009(6):60-67.
- [4] 郑莉,冯江.结合地方传统文化的新农村建设规划思考——番禺區石楼镇大岭村村庄规划探索[J].规划师,2009(增刊1):40-43.
- [5] 葛丹东,华晨.论乡村视角下的村庄规划技术策略与过程模式[J].城市规划,2010(6):55-59,92.
- [6] 王富更.村庄规划若干问题探讨[J].城市规划学刊,2006(3):106-109.
- [7] 章凌志,杨介榜.村庄规划可实施性的反思与对策[J].规划师,2007(2):15-17.
- [8] 刘宇红,梅耀林,陈翀.新农村背景下的村庄规划方法研究——以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实践为例[J].城市规划,2008(10):75-79.
- [9] 李王鸣,江勇.结构快速变动下村庄规划编制研究——以浙江省村庄规划编制实践为例[J].城市规划,2012(3):90-96.
- [10]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旅游规划所.富川瑶族自治县葛坡镇深坡村保护与发展规划(2014—2030)[Z].2014.

[收稿日期]2015-10-12